

历史遗存

# 四平最早的一所中学

## ——东北第一交通中学校

尹连元

四平街地处南满铁路要冲和东三省之中心,交通四通八达,便于各地学生来此求学。四洮铁路修建后,即有附设扶轮中学之议,因没有校舍和经费而未能实现。后来交通部令各路局可征收交通教育附加捐,作为创办交通教育的基金。1927年夏,交通部派刘献九来四平创办四平街扶轮中学。四洮铁路局积极支持,借四洮医院楼上做为筹备处,用水泥工场房四间做饭厅,又在北沟租房十余间做学生宿舍,借铁路员工寓所一小部分做教员宿舍。因无教室,当时正值梨树县第五小学停办,经与刘校长商谈,使用第五小学校舍附设交通小学,招收铁路员工子弟。

1927年8月,筹备就绪,中学部开始招生,招初中两班80余人,校名叫四平街扶轮中学;附设小学,招收六个班学生,350余人。学校于10月3日正式开学。开学后,又接交通部命令,改校名为交通部直属四平街交通中学校。因为校舍狭窄,办中学、小学两部实感不足,也非长远之计。刘校长于是积极筹划

修建正式校舍,遂在南满属地西购置校址一块,面积157亩,计划建筑楼房,请路局工程课设计图纸,预算款18万元,呈报交通部批准。但到1928年春,因受时局影响,部令暂缓建筑。

1928年3月,刘献九校长调任沈海路总务处长,姚继民继任校长后,再次向当局呈请修建校舍,但因当时政局波动人心惶惶,担心学校是否能够继续办下去,建筑楼房仍未能实现,秋季开学后,动工修建平房130间,因秋雨连绵,工程不得进行,当年没有全部完工。在北沟租用的民房又破败不堪使用,不得已中学部迁人没有完全竣工的新校舍。同时又呈请交通部添设高中铁路管理科及初中新生,经批准后,遂招高中、初中各一个班,共90余人。

1929年1月,学校划归东北交通委员会领导。姚继民校长调离,宋介(宋唯民)校长继任。这时,全校有高中一个班,初中四个班,学生300余人。宋校长来校后,积极改进教学业务,多方面罗致优秀教材,努力提高教学质量。当时交通中学、高中铁路管理科开设的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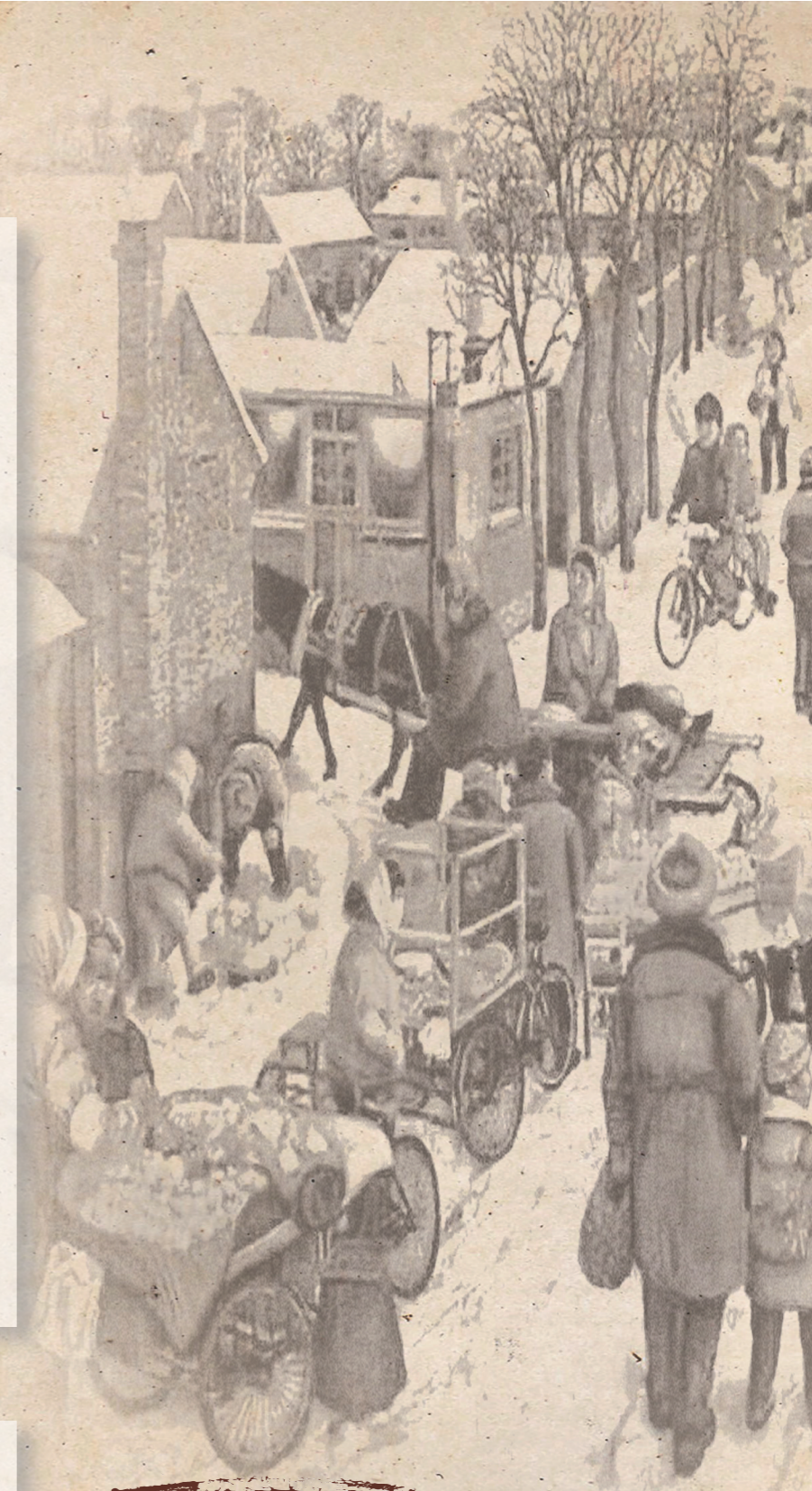
程,除国文、英文、日语、数学四大基础课外,还开设经学、商业、铁路行政组织及管理、铁路运输运价、铁路行车、铁路路线及终点处理、铁路史地、铁路警察、铁路财政、电信、铁路工程、机关车、客货车等一些专业课程;此外还设有高等常识(社会学、政治法律学)、公文程式、体育等,共计二十门课程。学校还积极开展田径体育活动,修建各类球场,组织篮球队、网球队和足球队;又与四洮电灯厂商谈安设电灯;修建学校围墙,铺设校园甬路,设图书馆、阅览室、消费社、沐浴室、盥漱室及整容室等;还在校园周围栽种树木花草,美化校园,使学校面貌一新。当年春,奉交通委员会命令,改校名为东北第一交通中学校。

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高毅很重视交通中学的发展,宋校长又呈请批准增建校舍40间,增招高中二年级、高中一年级及初中各一级,共200余人。又将校中原有学生严格进行甄别分班,一律改为秋季始业。这样一方面是为了使学生程度整齐,另一方面也便于学

生报考国内各大学。经过多方面的努力,交通中学渐具规模,学校声誉也与日俱增。1930年暑期,初中第一级毕业60余人,除择优升入本校高中外,其他赴外地考学的学生成绩也甚佳。当年6月,学校又招高中第三级、初中第四级。这时学校共有高中铁路管理科三个班、初中三个班,计六个班,学生300余人,教职员19人。该校教职员的文化程度都比较高,校长是美国经济硕士,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都是大学毕业生,七名教员除体育教员是专科学校毕业生,其他六名都是从高等学校毕业,九名职员中还有四名也是大学毕业。

当年7月,学校草拟了关于高中毕业生出路问题的呈文,经东北交通委员会批准,认为大体可行。毕业生去向大体可分为三种:一、成绩最优秀者可资送出洋留学;二、升学深造者可直送本国交通大学;三、做事务者呈请交通委员会派赴东北各路局服务。

1931年9月,正当交通中学办得蒸蒸日上、卓有成效之际,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,学校被迫停办。



云烟往事

## 年货

房国臣

壬寅小年刚过,乡下人就开始办年货,也叫“年嘴果”。今天去街里,明天赶大集,年货总像买不够似的。一天,我坐邻居农用三轮车去了一趟集市,平时足不出户,说句实话,年货在城里的儿子早已备齐,这些年,因为年龄大,儿女们不让我我和老伴张罗了。坐车去集市我是凑个热闹,逛逛集,买点零货。一踏进集市,嘿!好不热闹,黑压压的人群,擦肩接踵,长长的年货摆放在大街道路两旁,目不暇接。五常大米、精制饺子粉、大兴安岭木耳、长白山蘑菇、黑土地大豆油、瓦房店苹果、莱阳白梨、河北蜜桃、柳州沙糖桔……还有查干湖胖头鱼、武昌鱼、草帽、鲤鱼……光鱼类就十多种。整个市场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戴的品种繁多,看着这各色各样的年货,思绪万千,一下子把我带到了童年的记忆。

小时候,一进腊月门,晚上躺在被窝里掐着手指头数着还有几天过年。盼着大人早点办年货吃点“好嘴果”解解馋。那个月,年货简单没几样,只不过老传统习俗还是兴师动众的,首先淘黄米按顺序去碾道(房)碾黄米面,回到家里用开水和好面,放在炕上用被子捂严。面发好了一连要蒸上几锅粘豆包,晚上冻好放到空房子里留着正月吃。然后再做一盘大豆腐,自己从家里拿黄豆送到生产队豆腐房排号。豆腐做好两人抬回来,在家改刀切成块,放在秫秸帘上冻成个儿,储存起来吃冻豆腐。淘完米做完豆腐再就是轮到杀年猪了。谁家杀个年猪,炕上都要放上几桌,请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,改善生活,集体解馋,显得格外亲热。

到了年根,供销社门外大墙上贴出了供应年货海报。消息一传出,大人孩子捧着筐争先恐后来供销社领年货,院儿外人头攒动。这回供销社可就忙活起来了。白天卖

货,晚上柜台上点蜡烛,屋里灯火通明。店员们把供应的年货糕点糖茶和各种调料包成包,按斤一两白糖,一斤红糖,一斤面起子(苏打),一包花椒,一包红蜡……白酒、酱油、粉条也限量凭票供应。苹果桔子更是稀罕物,只有糖果、冻梨随便买。各家商品供应证上领回一样东西,本里页页消费栏上打√,除了票证供应以外,结婚新人想再买一些特殊礼品走亲访友拜年,那可得找经理特批了。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物资匮乏,家家都不富裕,拉饥荒,除开,但每个家庭都尽量把年货办全,东拼西凑满足孩子们的需求。记得,父亲为了我们一家七口人过年能吃上一顿大米饭,从家背上高粱米顶着刺骨西北风,踏着积雪,去三十多里地吴风油房换回来二十斤大米。当时把我们兄妹五人乐得直蹦高高。为图吉利连年有余,父亲又和乡亲们搭伙结伴,冒着零下二十多度严寒,拿着咕咚扒和搅团(鱼网)去家北二道河子穿冰窟窿摸鱼。脚上穿的家做的布底鞋底贴在冰上,抬脚用力才能把鞋拽起来。就这样,父亲不辞辛苦到处给我们办“年嘴果”。除夕晚上,母亲用盆把暖好的冻梨分给我们兄妹每人3个。我把冻梨放在嘴边吸一口,香甜的梨汁如琼浆玉液般地沁入心脾。在那个年月,平时连肚子都填不饱,哪有闲钱买零嘴吃,只有过年才能啃上几个冻梨,嘴里含几块糖球解解馋,就觉得幸福满满。

光阴荏苒,岁月如梭。时代在前进,人们对物资的追求越来越丰富,几十年前办年货用筐装,已成为记忆。如今,办年货用车拉,家家“粮油米面堆成垛,鸡鸭鱼肉装筐箩,瓜果梨桃成箱摆,名酒饮料满橱搁”。数不清的年货岁岁丰富翻新,中华复兴奔小康,民富不忘共产党,平常日子似过年,盛世升平福寿长。

## 第二编

#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

(1931年9月—1945年8月)

党史

1939年2月间,各村农民正在春耕的时候,伪梨树县公署突然决定,要下力量催缴农民在两年前拖欠的地捐地租,要求全部缴清,否则,查封不动产,用最低价格拍卖土地,房屋用以抵偿所欠之税捐款。为此,伪县公署专门成立了“地租地捐滞纳整理班”。伪县长辛广瑞任总指挥,日本人副县长笠原喜代武任副指挥,管烟所主任日本人大塚惟明任副班长。还有其他人如庶务科会计股长、蒙地局课长、警务科警长、工作人员有蒙地局、财务科、课员、科员若干名(负就地征收现金责任),各街村长、各警察分驻所长等为当然的班员,各财务分局主任也都参加工作。街村长以下的屯长等,直接负责督促之责,与整理班分工合作。

整理班成立后,由正副县长及财务科长等,对派定工作的人员,作了训示,其要点可以用9个字概括:“认真严,不徇情,不敷衍”。整理班一行10人,先就租欠较多和最不好办的街村着手,所以重点整理榆树台地区。按义正(梁景岭)、义方(郭家窝堡)、义孝(关家屯)、义路(大榆树)、榆树台等镇顺序进行。以后又从小城子、孤家子、喇嘛甸、三江口、郭家店等地区继续整理。

他们先到义正村召开大会后根据征税率,按名找保具结,依限完纳。这时候担保者和欠捐户必然要挨打受骂,甚至拘禁起来。有个欠租户叫王贵卿,因逃避捐税,被整理班用绳子五花大绑,跪在群众面前责罚,当时给他起个罪名叫“抗捐潜逃”,日本人大塚惟明说“三袋的给”(就是打嘴巴)后整理班的人就动手毒打。以后就拿“大塚”二字作为歇后语的注脚,说“大塚好打人一打就肿”,“大塚”谐音打肿。

在这村工作20多天,夜以继日,村屯长补助员等人不许做别事,专做督促欠租户的工作。整理班说一不二,谁也不敢抗拒。

综合梨树县全境实施滞纳整理30个街村,91天,共计收入欠地租地捐捐满币105000元。春季正是农民准备用大宗的现款,购买籽种、

农具、吃粮、肥料,或者交换牲畜等,但是在“整理班”的逼税逼捐的淫威之下,农民只得忍痛交款,这就势必影响农民本年度的春耕生产和家庭生活。张秀生:《日伪官吏催缴农民地租捐税情况》,《四平文史资料》(第五辑),第126—128页。]

### 强制献纳飞机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本的制空权很快丧失,为了弥补飞机的损失和财力的不足,1942年,伪满洲国协和会在伪满境内普遍发动献纳飞机运动。

1942年,伪民生部教育司命令各学校开展学生献纳飞机献金运动,办法是由各学校教员对学生进行宣传,麻醉学生,迫使学生每月捐献飞机献金,伪四省全省各所学校都进行了这项运动,为达到献金目的,主要采取两种方法,一是叫飞机献金,由各地协和会向学校学生和市镇居民强行摊派;二是八钱献金,办法是由各县市内的协和会在每月8分迫使分会(所在地)的人民献纳8分钱以上的现金,将钱集在一起,经由各县市协和会本部交给伪四省协和会本部,由省本部将钱汇集一起,给日本关东军献纳飞机。

从1942年伪四省协和会各省市本部都开展八钱献金运动,目的是给日本关东军献纳飞机,协助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。这个八钱献金运动在1943年一年间,四平市迫使人民献纳了16000元,将各县的8分钱献金与四平市总额计算,则共为16万元,3年间,伪四省全省共迫使人民献纳了48万元。在1945年春天给日本关东军献纳了两架飞机,总共献7架飞机,共140万元。《东北经济掠夺》,中华书局1991年版,第805页。]

伪四平市协和会本部从1942年开始,还发起废品回收运动,目的是将收集的废品变卖,将钱向日本关东军献纳飞机。办法是由市内部

组从各户收集破玻璃、瓶子、废布、纸盒子、金属废品等集在一起变卖,将钱作为飞机献金。估计每年影响农民本年度的春耕生产和家庭生活。张秀生:《日伪官吏催缴农民地租捐税情况》,《四平文史资料》(第五辑),第126—128页。]

### 掠夺各种物资

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目的之一,就是掠夺东北丰富的资源,钢铁、煤炭、农产品、林木等所有战略物资都是其疯狂掠夺的对象。到了战争后期,这种掠夺更是渗透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,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

1938年,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在四平街瑞兴街北头(今幸福路)建成投产“东洋火磨”(机器面粉厂);占地面积为3669.25平方米。同年,日本另一家财团三菱株式会社所属“日清制粉株式会社”在四平街道东一马路西侧建成投产“康德火磨”,占地面积为3375.8平方米。“东洋火磨”日产量面粉能力为70—80吨,原料主要从齐齐哈尔、坦途、扶余、讷河等地购进,每年10月下旬新小麦下才能生产,每年纯生产时间只有200多天,其余1/4的时间停产检修机器。“东洋火磨”生产的面粉1/2运往日本,1/4供给日本关东军做军粮。麦子喂日本军马,所剩无几的黑面粉分给市内饭馆,配给中国市民。两个火磨年生产量为3.1万吨,至1945年共生产,掠夺东北面粉24.8万吨。[郭万学口述、刘忠实整理:《四平面粉厂的今昔》,《四平文史资料》第一辑,第25页。]

1943年4月到1945年8月,伪四省省内各城市迫使人民给日本关东军供出的物资,就有各种皮革、兔皮、猪皮,各种毛类、油类、动物油、肉类、鸡蛋、干菜、山葡萄、猪内脏器等。办法是,除了山葡萄是由产地海龙县采集外,其余物资都是由县分给各街村的负担量。全省每年各种物资的供出量是:

1943年,肉类3200吨,各种皮革820吨,兔皮12万张,猪皮5.2万张,各种毛类2800吨,各种油类3200吨,动物油52吨。

1944年,肉类3500吨,各种皮革880吨,兔皮15万张,猪皮5.5万张,各种毛类2800吨,各种油类3500吨,动物油55吨。

1945年,肉类3800吨,各种皮革900吨,兔皮15万张,猪皮5.5万张,各种毛类2800吨,各种油类3800吨,动物油55吨。[《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——伪满官员供述》,中华书局2000年版,第394页。]

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日益扩大,战略物资日趋紧张,特别是消耗极大的钢铁和有色金属,日伪当局不仅加紧驱使东北人民扩大军事生产,同时也开始直接从东北人民手中掠夺战时所需的一切物资。

1942年4月,以伪协和会为中心在全伪满普遍开展了“金属献纳运动”,在整个东北范围内“回收”废旧金属制品,目的是将收集的金属钢铁运往日本,供给日本制造武器,协助日本侵略战争。这场掠夺性的浩劫,从伪满皇宫到普通百姓家庭都未能幸免。伪满皇帝溥仪内府使用的60多种用金和白金制品也一律被收缴。百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汤勺、铜、铝制品被洗劫一空。

(未完待续)

